經禮問答 乙

經義
易
書
詩
春秋
論語

九菴先生文集目錄下

卷一百五十九 經義

易

論讀法 繫辭

啓蒙

書

堯典 舜典

仲虺之誥 洪範

立政 召誥

洛誥 君奭

論註解

詩
召南　鄘風
衛風　王風
豳風　小雅
大雅
春秋
論讀法　隱公
桓公
卷一百六十　經義
論語
序說　學而

八佾　雍也
述而　泰伯
子罕　鄉黨
先進　顏淵
子路　憲問
陽貨
卷一百六十一　經義
大學
總論　讀法
序　經一章
卷一百六十二　經義

大學
傳一章　二章
三章　四章
補亡章　六章
七章　八章
九章　十章
卷一百六十三　經義
中庸
讀法　序
一章　二章
四　六章

九章　十章
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六章
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二十章
二十二章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二十六章
二十七章
卷二百六十四　經義
中庸或問
一章　二章

四章　六章
八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六章
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二十章
二十三章　二十四章
二十九章　三十章
三十三章
卷一百六十五　經義
孟子
梁惠王上下　公孫丑上下

滕文公上下　離婁上下
萬章上　告子上下
盡心上下　論四書集成九疇解
四書圈點諸書口訣辨論　論讀四書小註
卷一百六十六　經義
太極圖說　通書
卷一百六十七　經義
近思錄
一卷　二卷
三卷　四卷
五卷　六卷

七卷　八卷
九卷　十卷
十一卷　十二卷
十三卷　十四卷
卷一百六十八　經義
小學
立教　明倫
敬身　稽古
嘉言　善行
卷一百六十九　經義
朱子大全

二十九卷　三十九卷
四十卷　四十五卷
四十六卷　四十七卷
五十二卷　五十六卷
五十八卷　五十九卷
六十二卷　六十三卷
續二卷　七卷
八卷　別二卷
四卷　抄選目錄
童蒙須知附
卷一百七十　經義

心經
贊　心學圖
一卷　二卷
三卷　四卷
釋疑
序　贊
一卷　二卷
三卷　四卷
論標題
卷一百七十一　經義
爲學方圖辨　性理

學　聖賢
史義附
綱目　通鑑
名臣錄附楚辭　歷代
卷一百七十二　禮疑
家禮圖　序
通禮　祠堂遺書　遺衣　神厨
四龕奉主　宗法附立後　外孫奉祀　侍養
卷一百七十三　禮疑
通禮
班祔　別室藏主附

祭田　祭器　晨謁　出入必告
參　俗節附遷新 生辰
有事則告　祠堂火附遇亂
遞遷　藏主墓所
卷一百七十四　禮疑
通禮
深衣制度大帶　緇冠　幅巾　黑履
居家雜儀
冠禮
冠　笄
昏禮

議昏　納采
納幣　親迎
婦見舅姑　壻見婦之父母
冋昏禮當否
卷一百七十五　禮疑

喪禮
初終　復
立喪主　易服
治棺　襲
飯含　靈座　魂帛
銘旌　親厚入哭

小斂　大斂
成服
卷一百七十六　禮疑
喪禮
斬衰　代服附
齊衰附收養服　並有喪附
杖期　不杖期
齊衰五月三月　大功
小功　緦
童子服附　殤服
降服

卷一百七十七　禮疑

喪禮

稅服附　心喪　師友

朝夕哭　奠

上食　弔

聞喪附祭遷

卷一百七十八　禮疑

喪禮

治葬祠后土　灰隔　明器　翣　主櫝

朝祖　陳器

祖奠　遣奠

發引　窆
題主　石碑
改葬
卷一百七十九　禮疑
喪禮
反哭附廬墓　虞
祔　小祥
大祥
卷一百八十　禮疑
喪禮
禫　吉祭附

居喪雜儀

卷一百八十一 禮疑

祭禮

時祭附土神祭 初祖祭

先祖祭 禰祭

忌日祭 墓祭

卷一百八十二 禮疑

國恤 王朝禮

學宮禮 鄉飮禮附鄉約

延謚 衣服制

九菴先生文集目録下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九

經義

易

答金仲和 昌協

承欲讀周易甚善此書以程傳求之則愈久而愈難如以本義則視他書尤簡易如乾之初爻最在一卦之下故其象爲潛龍而人之筮得此爻者不可施用也如程傳則未知爻當如是耶人當如是耶朱先生於此屢與學者言之矣高明讀時須分別於傳義之間毋令相混而於傳則不以易看別以一義理求之如胡傳之於春秋則自與經兩無所妨矣嘗易及此

皇悚皇悚

繫辭上

答金景能 萬增

所問繼之者善其所以流行者雖曰乘氣然聖人所指則是單舉理一邊言也如中庸所謂費隱之費也中庸此章鳶魚一段下朱子小註極明白通透試取見如何 右第五章

答朴景初 尚玄

所諭形而上下之說程朱所解不翅明白本無可疑而乃蒙云云之教者豈欲以此而嘗試淺陋之見耶豈亦以爲形與道固可分開而說若所謂形器則自

是一物胡爲而亦爲此分開若二物者云爾耶愚意
以爲大綱說則形固可謂器而器亦可謂形然其間
亦不無略有先後只以繫辭所謂形乃謂之器一句
觀之則更曉然矣乃者繼辭之辭其意蓋曰先有此
形見之端然後乃可謂之器也朱子釋之曰形器生
物之序也所謂序者先後之謂也又朱子以陰陽爲
形而以其造化之用爲器尤不患於形器之無辨也
大抵冲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則形已具於道中而
猶著而上二字則其於形器而著而下二字又何疑
乎愚見如此未知信否
道器之說愚之前說必有未瑩以致再煩勤教悚仄

悚仄此盖不甚玄妙難通之說只謂凡物之有形者皆有理氣所謂道者理也所謂器者氣也自其無形朕而言則曰道自其有運用而言則曰氣如不著形之一字於中間而只曰上謂之道下謂之器則不成說話矣正如邵子詩體立天地後用起天地先者今人若執言而迷指曰天地是體也何以既曰天地又曰體也云乎則是無異癡人前說夢也

日月五星之運所論既無异同何幸如之惟形而上下之說尚未歸一盖前日鄙書誤謂高明之疑在於形器二字而高明之疑則實在於上下二字所答非所問正所謂郢書燕說者追思可笑今以上下之說

論之則程朱之說益無所疑蓋理氣二者雖不相離而亦不相雜不相離故曰本混融而無間不相雜故曰理自理氣自氣今於道器之間逼着一形字則可見其混融無間旣着一形字而又須着上下二字則可見其理自理氣自氣也然所謂上下字高明以爲如上天下地之上下耶如此則理在上氣在下各在一處果可疑也乃若本文之義則所謂上者似是高妙不屬形氣之義所謂下者似是重濁無如沖漠之云何以理爲高妙也無聲無臭未見兆朕也何以氣爲重濁也流行運用已涉形器也一箇形象之中有是二者故爲此分開說破此豈有可疑者耶鄙見如

此如更有疑幸復示及也

答李汝九 箕疇

形而上下之說尚未相契豈此見未真故語未分明而致賢者如此耶前所謂氣是滓濁者豈是穢惡臭陋之謂哉其視理之虛而無形則殊自有別云耳朱子所謂器是形迹者亦謂是物也是貯得此理流行運用與理之無聲無臭者不同云爾非謂如人物之成形者也若以器爲真有形迹如人物之爲則繫辭何以既曰形而又曰器耶是必形與器不是一物故其立言如是也如曰氣是該貯是理之器而成人物之形象自人物之形象言之其虛而能爲所以然者

是理故謂之上其經緯錯綜能成此形象者是氣故謂之下云爾則其爲名理豈不卓然無復可疑耶幸毋急於歸一而沉潛於經傳諸說如何如何 右第十二章

啓蒙

答崔子敬 愼

肇其變

肇之訓始字義甚明而文理甚通何以謂似無其義耶此盖承上文河圖揭其全而言以明其變之始於洛書也 右本圖書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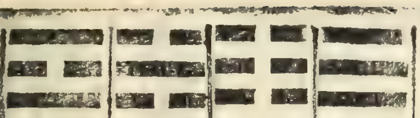
陰儀陽儀居左居右

自人南向對册子而言則陽固在右陰固在左自册

子南向而言則陽在左而陰在右此等處切不可執一而論也

答許樂而 玩

啓蒙原卦畫圖雖無文下玉齋胡氏註引張行成云云乾坤陰陽之一坎離陰陽之中頤大過似乾坤之一中孚小過似坎離之中所以皆無對其餘五十六卦不純乎一與中者則有對之義有未瑩者



此一畫即陽之一

此一畫即陰之一

此一畫即陽之中

此一畫即陰之中

此二畫似乾之一反之則上二畫亦乾之一也

此一畫似坤之一反之則上一畫亦坤之一也

此二畫似坎之中

此二畫似離之中

明蓍策老陰圖下玉齋註小陰之變二十有八而何以分三變而初變得偶者一二變得偶者三三變得偶者三而所謂一偶三偶者何以得之而以一偶二三偶合爲二十八變之意竹終理會不得之心伏乞並爲明示

小陰之揲凡二十八而以四約之則爲七故欲以初變之一偶再變之三偶三變之三偶合而爲七者應之於以四約之七數而已無他義也惟第二變第三變爲偶者三之云有不可曉豈合初一變之一偶而爲三耶然則文勢語意皆扤捏不通是未可知也右原

卦畫

答崔子敬

萬物絜齊

絜潔字之義 右文王八卦

書

堯典

答朴受汝 重繪

易贊前數日口呼以卒前日未盡之意

尚書所問其零碎處當自曉解矣惟有鰥之鰥字帶意似巧然當時似亦有些意思矣鄙意則以爲史官欲爲妻二女張本故先爲準備此一字矣未知然否

○大抵論舜事尚書與孟子不同尚書則妻二女在化瞽象之後孟子則在未化之前豈萬章所舉以爲

問者亦齊東野人之語而孟子直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誠信無僞而已未暇辨其有無也

羣臣稱觶之意未知其必如來諭來示底豫之疑亦當如此看耶當以書爲正耶姓是承其父祖之大稱也氏是別族之號也如魯之三家姓則姬而有孟孫叔孫季孫之別此則禮所謂庶姓而別於下者也世遠族窮則庶姓仍爲本姓孔子是子姓而因以孔爲姓孟子是姬姓而因以孟爲姓古今之不同如是矣

○孟子所謂底豫與娶妻前後未能知耳惟完廩浚井在二女事舜之後則與尚書不同是可疑耳

與朴和叔 世采

明史太祖二十三年上謂劉三吾曰尚書蔡傳天文
一節已自差謬此指朞三百註日周天數而言然此
當與十月之交詩註參互看蔡氏豈不知一日日行
一度之說而爲此浩汗之說耶且朞三百註初出於
朱子非蔡氏說也上命劉刪定而易名書傳會選未
知此書如已經覽轉借如何

舜典

答李季周 端夏

尚書舜典篇題愼徽五典以上之上疑爲下字之誤
者實愚見也鄙意則以爲分明如此而洪典籍亦執
己見以爲不然昨又以書來質大抵無論古今華鄉

本皆作上愚不敢自有之矣然以文勢義理參之則
謂之上者逆而難通必多費辭說然後僅通而終不
沛然謂之下者順而易知片言之間如破竹故愚意
亦執迷而不能改此正東頭不見西頭是者也然徃
復不置則庶有歸一之日矣乃命以位之下有曰以
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云云此乃朱子說而見於大
全六十五之十三張矣蔡傳篇題中所謂孔氏皆謂
漢孔安國而唯唐孔氏云者是頴達也大航頭是以
船作橋之名六朝都建康以船作橋者皆謂之航而
唯在朱雀門外者最大故謂之大航矣資治通鑑通
作桁杭丙子夏　昭顯問官官以大航皆以大舟為

對　孝考爲大君時亦受尚書以鄙說入對則　昭
顯曰揆以事理宋其說似是云矣

答金仲和

十二律候氣之法固備載於蔡氏新書而其理有不可曉者盖陽氣之升始於子極於亥而十二律管各以其次吹灰以應之此其大略也然律之最長者黃鍾而其長僅九寸則其入地盖亦不深而子陽之生於地底者宜又甚微矣何得便相應耶且逐月一管飛灰而餘管不飛此似以管之入地有淺深而氣之應有先後也如子陽之升上距地面九寸而止故只黃鍾一管應而大呂以下諸管

不應也丑陽之升上距地面八寸許而止故只大呂一管應而大簇以下諸管不應也自此以下皆當如此矣但如此則逐月升陽之數只爭七分强而極其所至僅距地面四寸而止終不能達於地上也此豈理哉或疑子陽之動始自地中九寸而黃鍾之管入地恰當氣之始動處故灰則飛焉若氣之所至則未嘗以此爲限推之他月皆然此於理或似近之而但如此則氣之動於地中亦覺太淺豈此外別有所以然之故而非粗淺者所能解否

十二律來說但論其長短而不論其空圍之廣狹歪

正蓋其長短雖合於本律而其空圍之廣狹歪正一毫有差則便不得與自然之氣相應矣

十二律非不知有空圍分數而前書特未暇論爾蓋區區所欲知者諸律分數要不甚相懸矣而埋地候氣氣輒各應焉此其理必有不容已之妙而反覆推究不得其說前書具列所疑不憚辭費者蓋以此也今此下答似未悉發問本意前去鄙說如或見存伏乞更撿而細教之如何

律管之說前書所答自謂已悉矣今以所答非所問之意爲教殊愧不敏古者以人力截竹爲管雖極精妙而未必合於伶倫之制故捨人力而要得於自然

之氣候而有此截竹埋之之法要得黃鐘一管則截
竹千萬使其長短廣狹參差不齊而埋於地中則其
中或有如伶倫所製者而冬至之氣應矣餘律皆然
假如其長短合於本律而其空圍之廣狹竹之厚薄
或本末之大小不同或其中有歪邪不正者而毫釐
不合則其氣不應矣此所謂自然之妙也此則伶倫
之所知而他人之所不能知者也又有一說黃鐘長
九寸其次八寸陽氣自下而上而應於黃鐘一寸之
時其八寸者亦可同時當應而然且不應者何也是
非其本律故也以此推之則其但欲以長短求之者
可謂疎矣鄙見如此如有未當更以見教幸甚

程子曰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曉而反晴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

朱子嘗曰果木將死必猛結一年寒氣之頓劇於歲末亦此理也

答朴受汝 己巳六月

舜之試諸侯敷奏以言在車服以庸之先唐虞之世質實無僞言與行相副故以言爲重耶

答金仲和

眚災肆赦

此須細看其小註所録象刑說則自可見矣其曰不

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此說尤極分明然此與孔子所謂赦小過處有異盖雖曰過而所犯之大者則似不得輕赦觀其本註則可見矣此與舜典略異豈世變漸異故律令亦異耶此處幸商教如何

象刑說所謂不幸而觸罪則肆而赦之者正釋經文眚災肆赦一句而大註所謂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者尤更分明矣然區區所疑正在此一段盖過有小大小過可赦大過不可輕赦小過而不赦則固爲刻深大過而輕赦亦失之寬縱矣且大過亦有等數如盜賊傷人者雖大過尚可赦也至如殺人者亦以其過也而直赦之不施以流宥之

典則是聖人之心不忍於過而殺人者而獨忍於無辜而見殺者也是豈不失之寬縱而歸於偏乎此區區之所疑也竊意此事必如來教所引夫子說方爲至中無偏道理此不容以古今世變有異而唐虞之制乃如彼聖人用法權衡宜必有至精至密者而顧此豈末學所易窺測伏乞明賜開教以解此惑幸甚幸甚

嘗記昔年全州武人崔姓人習射於野有小兒藏隱於岸傍穴中矢落岸上地而穿貫其兒而死此則雖是過之大者而似疑於直赦之者也若是守令皆有罪者而死則其罪雖當矣而或疑於濫刑則不當直

赦此二者於象刑說及夫子之訓各有攸當以此看
二書未知如何來諭以盜賊傷人者爲大過而尚可
赦云傷人者或有白地過誤者矣至於盜賊則何可
謂過誤今與傷人者而並擧恐未安
象刑說所論穆王贖刑之失固明白深切無可疑
者但愚意呂刑所謂刑疑似與唐虞之制有異蓋
唐虞所謂罪疑者是罪已定而法可疑者呂刑所
謂刑疑者是麗於法而罪可疑者如某人入某刑
而其罪之虛實未定也細看本文墨辟疑赦一段
似如此故前書擧以爲稟矣望以一言更示其得
失如何

此二者未見其異同夫法者隨罪而定者也其罪已
定則便是麗於法矣且呂刑墨辟疑赦者亦曰此罪
當服墨辟而猶有可疑者云爾旣已審克而已定墨
辟則尚焉有所謂疑者也

答朴受汝

愚以爲此人堯以前實世官族而至舜而流之後以
殳代之耶或疑堯知此人靜言庸違象恭而仍以任
之何也曰共工雖有是疵而所善者多故仍置於其
職矣至舜而過失漸多故流之歟鯀之治水亦有些
少功績故至於九年之久而不改其職歟鯀之有些
少功績云者朱子語也

答金仲和

出納朕命集傳以命令政教敷奏覆逆分說以配出納二字

朕命之可者敷奏而其不可者覆逆有何可疑耶陳氏欠通二字有不可曉而胡氏說則未見其有異於本傳也

據經文出納朕命惟允竊意朕命者君之教令也出者宣出也納者繳入也惟允者務歸允當也此義似簡而易明而及讀集傳所解不能無疑其曰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敷奏覆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云者正是兩下分說蓋命令政

教是自上而下者敷奏覆逆是自下而上者或出
之或入之卽所謂出納者也盖納言之職不惟宣
布上之命令凡羣下敷奏之言亦得一一領入故
集傳以此分說義理固完備矣然經文只曰朕命
則此特君之命令政教而傳乃以敷奏覆逆並說
恐非經之本旨陳氏所謂欠逼者盖以此也若如
來教所謂朕命之可者敷奏之不可者覆逆之云
爾則敷奏覆逆四字正是出納之義似不當與命
令政教對立爲文而其下又復贅以出納字也此
則文義明有不然者且敷奏二字恐不可作宣布
意看也未知何如

鄙意以爲朕命之可者敷奏其施行之意其不可者不行而覆逆之是二者皆當謂之朕命又當謂之納也或云其所敷奏覆逆皆因當初命令政教而爲之者故皆可謂之朕命此說似優

答朴受汝 己巳六月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於禮記唐虞之世則恐不必如此故用之於舜耶至於程子猶稱孟子爲死此無所害而頃者李洗馬檡製疏時於栗谷用卒字於牛溪用死字大得罪於世古今之不同也如是矣諸侯立而未逾年則猶稱世子或諸侯有故則以世子代之耶是未可知也

仲虺之誥

答金仲和

仲虺之誥佑輔顯遂兼攻取侮此皆以施諸人者言也蔡傳旣以是解之矣而其結語乃曰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却似以顯遂以上屬自治兼攻以下屬治人未詳何義

註說所謂彼我非物我之謂也不善者彼之善者我之此亦親賢遠邪之意也

洪範

答南鶴鳴

農用八政

此農字當從本註看不可作士農之農字看且來諭云或曰農厚生也凡看經必以本註爲主而本註未安然後方用或說今以本註作或說看恐未安且來諭以歸厚德於民言之亦恐非經意本註曰農所以厚生也未說到歸厚德意矣又來諭賓只是一細事無與於施政邦良此又不然若如來教則齊桓公命諸侯何以曰無忘賓旅中庸九經何以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厚往而薄來周禮何以曰以賓禮親邦國古之君子又何以客至橋梁不修又無所館而知陳之必亡也凡此八政皆所以厚民生也大抵讀書必須尊信註說不可輕任己見若是則雖所見皆

是其心已是輕肆淺薄而無沉潛忠厚氣象矣

協用五紀

凡洪範九疇五行外皆用用字所謂用者謂人君用之也此五者皆爲入用之事故曆數與歲月日星辰並列爲五紀然則其可疑正在於歲月日辰而不在於曆紀故本註於歲必曰序於月必曰定於日必曰正者皆以人事而言也旣以人事而言則曆紀豈非人事之大者乎

二五事

來諭謂二五事註云揚也從順也若從其順從之義則與發揚之義二何遅庭耶愚謂言是發揚之物易

以躁妄輕肆故以順理爲貴也盖此章貌言視聽思以得於天者而言恭從明聰睿以修於人者而言今高明合而一之宜乎看得逕庭也

答李季周

貞悔註貞屯悔豫皆八八謂少陰之八數也凡卦爻九爲老陽六爲老陰故變七爲少陽八爲少陰故不變今此貞屯之初五用九而變四用六而變而爲豫惟二三上九三爻遇八而不變則於貞悔二卦皆仍小陰之八數也權右尹思誠嘗言尋常不曉此說適於講席遇此而問於試官則皆不能

答云盖不曾講啓蒙則解此誠難矣此詳見於啓蒙第四篇之四板程沙隨說矣試考之如何

答南鶴鳴

立政大都小伯註
所謂尹伯者謂諸尹之伯也於庖人内饔各有尹而
膳夫爲其長則是數尹之長也於鍾於磬各有尹而
太師司樂爲其長則是數尹之伯也庖人内饔及鍾
磬各自爲類故兩擧數尹之長之文也尹鍾尹磬謂
尹於鍾也尹於磬也尹握事者也

召誥
答郭濟伯 櫓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序文所謂以諴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者是也來說
大槩得之

洛誥

答郭濟伯

惟洛食

卜法不傳於世不知其如何而大槩以諸書叅考則可想其大略矣其曰惟洛食者疑於龜背雙書洛灑二字而以墨畫爲兩道合其末爲一然後以楚焞（燃火焦龜之木焞字從火今御諱故從心）爇之則其火不爇灑而爇洛墨故知洛之吉也

咸秩無文

天地外名山大川及聖賢皆在祀典而其餘些少山川及古昔有功於民而以微細之故不在祀典者今

皆祀之故咸秩無文文謂祀典之文也

胞翟

禮記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君奭

答南鶴鳴

天壽平格註通徹三極

來諭通徹三極周子太極圖說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所謂三極也

答高汝根 晦

所詢尚書註解此愚所常竊疑於心者也竊意朱夫

子以春秋及此書謂不可曉故於此兩書終不能下手而於書則猶於典謨誥數篇略有疏釋是則似以爲不至如春秋之難解也而蔡氏於此最加工夫故於其末年命之作傳耶是未可知也至於蔡氏不全用夫子所解者豈夫子末年口授者或與所解有異同處故不能無取舍於其間耶亦未可知也今只當以語類所載者叅之於蔡傳虛心平氣初無親疎賓主之間而看來看去以觀吾意之所安則庶幾不失本經之旨此不但讀書之法爲然凡觀理處事之道莫不皆然幸試以此求之如何

詩

召南

答閔持叔 維重

草蟲章註奇音

蟲鳥之聲如布穀姑惡是偶音也如鵲之查查雉之角角是奇音也

標有梅章註梅似杏而酢

韻書酢註本作醋此入聲也入藥韻醋註本作酢此去聲也入遇韻二字雖通爲一字然入聲者當爲酬酢之酢去聲者當爲醋漿之醋醋是酸物故以此釋梅然則此詩註當以去聲讀

鄘風

答閔持叔

偕老章註縐絺之蹙蹙者

按絺葛之精細者而其尤細者爲縐絺凡布之極細者必蹙蹙蹙蹙蹴蹴也如老人之面皺也

答李季周

定之方中章下註揆方

揆方云者揆以方略方術之意

答閔持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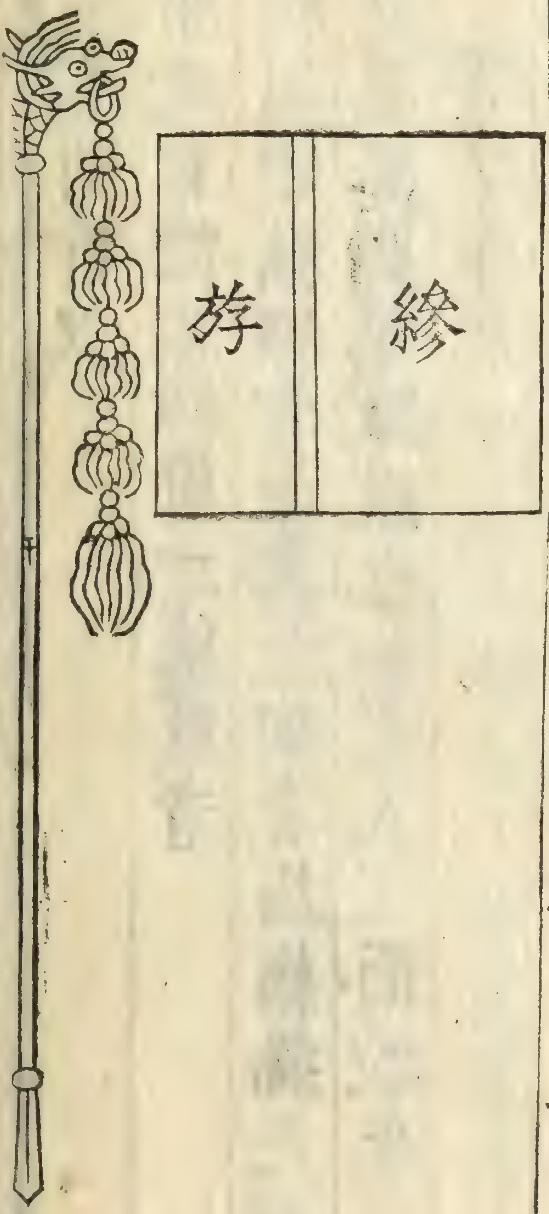
干旄章註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旄漢書註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不勝或墮地髻解牛畏入水此是旄牛也以此牛之尾注於旗

干謂之干旄

答李季周

干旄第二章註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旄是注於旗干之首者其下繫斿云者繫旄之下旗干之身也蓋屬斿於干之身而斿外屬縿縿是旗身也有圖在下然斿下之下字疑外字之誤



衛風

答閔持叔

有狐章註帶所以申束衣也

古制旣著上衣先以革帶約束然後加大帶於其上此所謂申束者正指大帶而言也垂紳書紳此紳字從糸從申亦此意也又喪服所以象吉服絞帶是象革帶是正帶也腰絰是象大帶是所以申束絞帶也朱先生意正如此耳

王風

答李雲擧 翔

采葛章采蕭註科生

科韻會條也本也條謂莖也本謂其莖生於本也科生猶言叢生也李詩所謂蓬科亦謂蓬之叢也

豳風

答李雲舉

七月章二之日其同註竭作

竭作猶言畢出○鄭註同者君臣及民俱出田也據此則畢出之意益可見

小雅

答李雲舉

小旻之什四月章隰有杞桋註中爲車輞

中去聲合也輞車之牙也謂合於爲車之牙也○朱

子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所以轉者牙之圜也
蓋輞車輪最在外者也

大雅

答李雲舉

文王之什綿章肆不殄厥慍註肆故今也
故今出爾雅蓋故承上之辭承上文而言如是故今
如此也

春秋

答或人

竊謂春秋是聖人之大權也非聖人莫能知而後世
言春秋者多至二百餘家皆自以爲得聖人之旨甚

可笑也朱夫子於程子其尊信也至矣而至其所傳春秋則多不以爲然至於胡傳則又多議其失而自云不能知故不敢註解至有孔子家奴起冢中之說此乃眞知孔子之心者也然胡傳雖不得孔子之旨而其論議自好讀是傳者無以聖人之旨求之而只以文定之書玩味則識見長一格矣程子易傳亦然觀朱夫子所論則可知矣

隱公

答或人

此無春秋胡傳來問不敢懸度以報當俟借得此書耳今以平日記憶者數條録在下方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傳曰戎狄舉號外之也戎不稱戎則當何以書之耶

胡氏之意以爲不稱其國而泛稱爲戎是外之也盖戎自有㳄車鄯善之名則當以此稱之而不稱故曰外之也

十有二月鄭人伐衛傳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云者未詳其義

此義指上文也此下經文書伐而不書戰者多矣皆可以此上文所言之義推而通看也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傳曰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

所爲立別宮以祀之非禮也諸侯不再娶是謂一妻生時不娶兩妻耶若一妻死而再娶後妻其妻又死則兩妻同入一室又何以別立宮耶所謂不再娶者未詳其義也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盖齊侯娶魯女則其姪娣二人爲媵魯同姓之二國若衛若蔡又各以一女從嫁爲媵而其女又各率姪娣二人而行盖魯女一人爲夫人而其姪娣及衛蔡之女凡四人皆爲媵而衛蔡二媵之姪娣四人又爲媵之媵是一娶九女也夫人雖死而尚有八女故諸侯得不再娶也盖人多死於欲故聖人制爲此禮使之一齊老了而不使更娶年少

之女此朱子說也

八年秋七月傳盟詛煩而約劑亂約劑之義未詳

周禮聽賣儥（與鬻同）以質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司市（官名）質劑結信鄭玄註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疏曰今畫指券也大槩是約信之文券也

九年夏城郎傳略基址小註曰城基趾足行其廣狹語意未詳

城基統言一城之基址趾足是城周之屈曲展縮處也行其廣狹是巡視其廣狹之勢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胡傳殷相聘禮有殷見衆覜之文此殷字恐出於此

篇末總論卿卒不繹

繹是又祭之名假丁日行祭則戊日又祭而禮畢古禮然也今卿卒則當廢此繹而不廢故因以見其是禮也

桓公

答或人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晉侯鄭伯　胡傳以啓問者以啓問者來示得之矣其源出於公穀傳序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胡傳人愛其情猶言愛惜其情不忘用也

八年冬十月祭公來　胡傳卿往公監卿往公監疑是兩事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

經義

論語

序說

答洪正郎 覲

序說郰字韻會作鄒左傳作鄹當以何字爲正

鄒鄹郰郰鄹郰此六字皆同作鄒作鄹作郰恐皆無妨

傾耳聽

傢然之然從語類作前恐當磬耳聽每欲考註疏而鄉無此書心常悶欝今承來示不勝幸甚攺耳作且甚當甚當

學而

答李汝九

二章孝悌爲仁之本願聞其詳

以心性言之則仁爲孝悌之本自行於外者言之則孝悌爲仁民愛物之本有圖在下

答洪正郎

四章小註南武城人或云南字可疑疑是魯字之誤按魯有南武城東武城稱南武城所以别東武城也然則南字非誤矣

南武城之所以别東武城示意然矣然論語凡例於諸子下必著某國人今於曾子脚下獨書邑名而不著其國者似無其說矣然則或以南爲魯字者亦不爲無見或意下卷武城註著其爲魯地則於此雖没國名而可以互明故不著耶更加商量如何

答或人

十二章有子曰禮之用云云專言禮也而觀其下

章則亦似言樂

論語禮之用和爲貴之下章只言信近於義云云未見有言樂之意矣但和爲貴註以禮與樂對言之盖所謂和者是樂之本故云云耳

註禮者天理之節文小註朱子曰文者不直截而回互

朱子以所謂文者爲不直截而回互者其意盖謂泛謂之文則容或有不直截者故必著天理字然後文爲直截而無不正之禮矣盖以謚法之文觀之則自經天緯地以下有許多等級可見文之容或有不直截者矣

答李汝九

十三章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因不失其親因親宗三字意頗相似蓋欲與人相依之際不失其可親之人而因之則雖久遠之後終可宗也若不得可親之人而率爾相指依則必有後悔如朱子旣孤奉母夫人依於劉氏劉氏有屛山兄弟之賢故終其兄弟之身而朱子敬事之及二賢沒後奉祠堂移居考亭而其告祠文曰時移事去存沒未以朱子終始觀之則此章之意可見矣

八佾

答或人

十三章媚於奥註略如祭宗廟之儀

詳見沙溪先生經書辨疑大槩宗廟之祭與五祀皆同而其中一節少異故云略如辨疑三冊近方刊行試取考如何

二十二章三歸小註三要

三歸錄示小註三要之要他本作娶歸氏之氏作民大槩桓公旣立管仲其善之者右其不善之者左其一人居中言管仲可以奪齊國故管仲因此而築臺以傷害於民而絶桓公之疑而謂之三歸而已曾見說苑全文與此章附註無所增損矣

雍也

答或人

五章註幾非在我者

幾庶幾之幾欲作機字看甚誤非在我者四字當作一句看盖用力旣深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是所謂非在我者張子之意以爲勉勉循循不能已而過此地位則庶幾至乎非在我之地位云耳

答李汝九

七章閔子騫爲費宰註能少知內外之分樂道而忘人之勢云云然則由與求不知內外之分者耶由與求游於聖人之門謂之全不知內外之分則過矣然不免或有不知之時故或從季氏或從衛輒而死矣

答洪正郎

二十一章小註朱子謂云云孔子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孔子曰後世寖微矣此條散出於通鑑外紀史記評林十九史略而皆作周公太公相與語若孔子之時其漸已著有目者皆可覩有口者皆可言不待聖人而見之言之矣

孔子字恐是周公字之誤語類如此類者間或有之如論語聽其言也厲是子夏語而語類作孔子曰程篁墩於心經附註亦不釐正今此孔子字亦安知其不如此也

述而

答李汝九

一章信而好古十九章好古敏以求之異同兩好古無異同然旣曰信而好古則其敏而求之者在其中矣

泰伯

答李汝九

一章註大王有翦商之志云云大王之時紂惡未稔天命未絶而大王何以預期其必絶遂有翦商之志耶聖人體道之權有不敢知

大王之時殷道已衰周德日起則天命可知故因有翦商之志矣然此爲馬肝之論不必深求也

十四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朱子嘗言大學生有係國家存亡之事則不得不言
今草野之士又與居大學者有間尤不可出位而輒
言也
子罕
答鄭士昂齊斗
四章毋必毋固謂事之私者耶雖義理之至當者
亦須無固必耶
意必固我註意私意也然則其下必固我三者固自
此一意字一直貫下矣若於義理之至當者不可有
固必之心則聖賢何以曰擇善而固執又何以曰求

必得之耶

答李汝九

十三章陋如之何

陋是鄙陋之意九夷之俗與中華不同故曰陋

答洪正郞

二十二章後生可畏小註慶源輔氏說實陰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實陰二字未詳其義

此句似爲新奇或是古語耶以語勢字義觀之則陰當作去聲讀似是瞞昧隱暗之義盖欲應著無聞字之義耶鄙見得失幸見教如何

鄕黨

答洪正郎

四章攝齊升堂註躡音尼輒反輒當作輙字之

誤也其下小註朱子說神於腰間神當作揷字之

誤也其下升堂而攝齊者多矣攝一本作蹴語類

亦作蹴既云攝齊鞠躬之禮廢則不當復云攝齊

者多矣不然則攝恐作躡疑相似而誤也

輒此間本正作輙神此間本正作揷攝此間本作蹴

其作攝者明是舛誤不然則躡字之誤也

五章註執圭器考唐本及古本皆作主器禮記曲

禮亦作主器所謂主器指諸侯命圭而言大文有

執圭等語不知者必以執圭器爲是圭與主相似

而誤也此等字不可不正

主器之改作圭器近在十數年間似是改刊時未見禮記本文者妄以意改之若金根之改作金銀耳

先進

答或人

二十五章端章甫註章甫緇布冠也

此與子罕麻冕註緇布冠與家禮所云者未見其有異也但家禮則只言緇冠而註言糊紙爲之黑漆之然則其不用布審矣此則恐不容無辨也如何如何

異乎三子者之撰註撰具也

具韻會備也辦也又按所辦謂之具如漢書惡草具

是也

顔淵

答愼後尹

一章克己復禮

克己復禮論語本註不曾通貫明白又栗谷先生所呈詔使說極正且詳今何敢更爲贅說乎於禮字不快意而訓作理字者朱子初年所見也其意盖謂仁道至大而禮字爲小故訓作理字盖以理字視禮爲大故也其後又以爲精微縝密者盖見當時學者於禮節威儀專不致力其害於爲仁之工者甚大故爲此言以捄其弊其意各有所當也

八章文質

文質之說夫子所答林放處及棘子成與子貢問答處註說甚備豈未嘗見耶敬不足而儀文畢備者無足觀也其視文質兼亡者相去恐無幾也

子路

答李汝九

二十三章不占而已

來說正用南軒雙峰之意與朱子楊氏說不同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辭玩其占盖玩其占而體驗之則無羞之可承矣或承之羞者是不能玩其占體驗之故也朱子之意盖如此矣

憲問

答李汝九

四章危行言孫

孫是不爲危言覈論之意來諭不失其理之謂恐非本意君子於無道之國不入不居可也若已在其位則何可當言而不言乎

十七章召忽死之

來示謂不可謂之節義云者與程子之意微有不同程子曰始與之同事遂與之同死可也但當初不當奉其弟使與兄爭國也

答或人

四十一章深則厲註以衣涉水
涉深者恐有物害故別著單衣以備之矣論語中無
解者或不待解而可知者或已解於前者也

答李汝九

四十二章諒陰三年不言
此禮殷高宗行之不可謂上古之事周康王雖以吉
服即位而還爲恤宅宗是亦諒陰事也然康王則有
許多賢臣可行此禮若後世則不得如仲桓南宮毛
則大亂不起乎高麗時國王爲元所召而拘留七年
其時李益齋齊賢以假王主國而國無變焉若有如
此之人則雖後世諒陰之禮亦可行也

陽貨

答或人

一章小註輔氏曰夫子亦據直理答之按輔氏之說皆自集註中來集註作直據理答之而此云據直理小註疑誤

此亦不至不成文義然終不若直據理之爲安

答金久之壽恒

二章子曰性相近也

性相近也蒙諭詳悉極幸極幸惟此一性字自荀楊以至韓蘇說逾多而理逾晦至程張有氣質本然之論然後雖粗識文理者皆得以知之而惟此一句則

程子以爲氣質讀者無不洒然無疑而至於朱子所下兼之一字之義則無不聽瑩盖徒知聖人不曰同而曰近者由於氣質之不齊故於程子說皆能深曉而不知其所以相近而不相遠者實由於本然之同故於朱子說反生疑惑矣鄙見如此而聽者必欲專主程子故前日敢禀其說矣今蒙示諭自幸鄙見之不悖何慰何慰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一

經義

大學

答金起之 壽興

大抵大學緊要專在格物誠意二者故於傳之三章特言道學自修傳者之意可見而朱先生於誠意傳表出以爲自修之首至篇末總論又表出格物誠意之義先生眞可謂眞知孔曾之旨矣自此以後則一節易如一節故自正心以下則輕輕只說破餘證些滓之未盡者使人察識而醫治之其工夫大段休歇讀是書者不可以不知少時所聞於師者如此故敢

以奉誦耳

讀法

答沈明仲 世燦

或謂讀法分作九段

編書者自分九節觀首節及八又曰可見矣然此等即朱先生所謂問者本無所疑答者又無所見者也如是問答徒費說話

答鄭景由 纘輝

一節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此間朋友中有二說其一說以爲此與下第三條意思一般其爲學綱目云者即體統都具之意其立定綱領

云者卽知得古人爲學所向之意自他書皆雜說
在止平天下事云者卽却讀語孟便易入之意盖
先讀大學則其爲學大體已立故後面如語孟等
工夫雖多便易入云云者從此說則當釋曰後面
工夫雖多那而大體已立矣乙袁其一說以爲先讀
大學次讀語孟如子程子曰下小註朱子陳氏之
言則便易入於聖賢之域此後工夫雖多爲學之
大體已立云云二說之中何說爲是
前一說是所謂大體單指大學而言盖中言上文體
統都具之意也
二節看大學止便看前頭亦難

前頭是對傳文而言其爲經一章無疑其曰讀明明德明明德爲前頭云者似非玄石本意豈記錄之差耶全不成文理矣

三節如何是小學

大小學如父子字言子去父字不得言大學去小學亦不得故於此兼言之

答沈明仲

三節令文理連屬却不妨

上旣言逐段熟講於此又言讀第二段思量前段二說相碍故曰此二事雖相異而不相妨非前後意思通融不相碍之謂也

答鄭景由

七節次將章句來○章即一章二章之章句即句絶而此指註說爲章句者何耶

中庸序曰定著章句一篇盖庸學二書當初只是一片文字至朱先生始乃分章析句而仍附註說其重在於分章析句故統名之曰章句云

八節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

惟聖人能知聖人之意不但其文字而已也盖先生之微意自謂一部大學已在胸中如不用先生一生工夫則烏能知先生之至此地位哉

序

答洪正郎 觀

大學○若云學名則當以泰音

雖以爲學名而必讀爲泰者恐太泥盖學名大學者

本因大學之道而得之如小學之學名不必改小爲

某音也如何如何

答沈明仲

仁義禮智註朱子曰分别是非底道理

以上文文勢觀之則恐是分别及是非之意與分别

其是非之意不同大抵看文字喜同惡異自是大病

朱先生屢言之矣

雲峰胡氏曰皆兼體用

來示所謂非以性情之體用言也者恐未然仁義禮智非性體而何愛與制事儀則非情用而何且來教所謂專言偏言分體用者似不然專言也自有體用偏言也自有體用此與義禮智相對則以偏言者言之耳

然其氣質之禀○單言氣質而不言人欲者此就原頭上說故耶

單言氣質而不言人欲者此與或問語各有詳略耳

一有聰明睿智止性者○聰明睿智應上氣質不齊能盡其性應上知而全之蓋盡性自兼知行故也陳氏以此分生知安行以配知而全之一句非

但於此分配有不周偏與中庸輯註自家所謂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者大相逕庭恐不可從矣第所謂盡性若與窮理對言則似專屬行一邊觀栗谷答奇高峰書可見如何如何○栗谷答奇高峰曰明明德之目有格物致知此則窮理有誠意正心修身此則盡性也

來說分屬是矣學者之知而全之聖人之能盡其性雖有淺深之不同然其知行之相資則未嘗不同不可以知別屬於盡性之外而別爲一事也然專言盡性則盡性兼知行若以盡性對窮理則盡性專屬行言各有所當也

答鄭景由

伏羲神農下陳氏註學之名未聞

孟子曰夏曰序殷曰庠周曰校己上則無此名稱故陳氏說如此

司徒之職註朱子曰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按書契爲司徒只敷五教而己此云也是用樂者何所據耶

尚書則契爲司徒只敷五教而周官大司徒之職曰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註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答沈明仲

王宮國都○王宮卽王之宮國都卽諸侯之都王者之都非無學而特言宮諸侯之宮亦非無學而但言都者何耶互文而然耶

王者之宮與都皆有學諸侯之都與宮亦皆有學而於此云然者互舉以相見恐無深意也

灑掃應對註番陽齊氏曰止灑掃室堂及庭○或云此本謂內外婢僕不可引而爲證或說似然第旣載小學引之亦不害如何

或者婢僕之云未知出於何書灑掃室堂及庭未見其不是子弟事

負置之於背劍挾之於傍○此與小學註不同恐誤

小學註亦有二一是長者立而抱兒如負於兒背也一是挾之於旁如佩劍然也今所謂置之於背未見其必是

所以教之中○中字恐未穩

單言中則兼體用而言猶或可言於度數之節也若對和而言則是未發之中也不可言之於度數之節也來示甚當

答鄭景由

人生八歲註齊氏曰六藝非八歲已上止名物而

已

先師文元公亦不從齊氏說矣且朱先生以節文二字分屬於上下句似當以節文之文看之

答沈明仲

躬行心得之餘○序中皆並言知行而此不及知躬行心得包格物致知在其中何得言不及知耶

答權有道 尙游

無不學云云

八歲皆入小學則可謂無不學矣用天因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則可謂職分矣聖人之意豈皆以大人之事責於人人乎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亦

此意也

答鄭景由

規模節目以內外別之者何意耶

凡物大者在外小者在內

規模節目本註朱子陳許之說備矣第於語類則以明德新民爲節目止至善爲規模夫以標的爲規模已頗可疑而又與或問所謂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者不同不知何所適從耶

以大學之全體言之則三綱爲規模八條爲節目以三綱言之則止至善又爲明德新民之綱也此章句或問之所以異也語類以至善爲規模者未見其可

疑盖規模云者造器之樣子也三綱是爲學之樣子也至善是明德新民之樣子也○小註吳氏所謂標的亦樣子之意也

答李君輔 世弼

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註東陽許氏曰獨以八條言之平天下爲規模七條爲節目○按平天下爲規模七條爲節目則義有所不通盖修身體也平天下用也修身本也平天下末也以體與本爲節目而用與末爲規模果何如耶平天下卽新民之謂也格致誠正修卽明德之謂也若以平天下爲規模格致誠正修爲節目則是新民爲規模而明

德爲節目失本末之序其不大耶大抵大學以平天下爲極功許氏之意盖曰其所以平之之功皆自他七条中來恐未深考也八條中如必欲分規模節目則修身爲規模而格致誠正爲修身之節目平天下爲規模而齊家治國爲平天下之節目也如何

來說恐得朱子論規模之大曰凡人爲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爲事又曰明德新民是節目止至善是規模之大據後說則明德新民猶不得爲規模之大况平天下乎平天下其事雖大只是新民中之一節耳來示所謂八條中若分規

模節目云云恐未安修身平天下自是節目何得爲規模耶愚欲改云明明德是格致誠正修之規模新民是齊治平之規模止至善又是明新之規模也

答鄭景由

自是以來止雜出乎其間○老子管晏之徒實俑異端之教於孔子之時而此特言於孟子以後者盖當時七十子之徒遍於天下能行先王之道故其所謂異端之說猶有賓主彼此之分不如後世之肆行故耶

孔子之時已有攻乎異端之說然其時則其說甚微而不足爲異端也至子思而其說漸盛故中庸序曰

至子思則異端起矣而又以爲及孟子殁而異端之說曰新月盛此與大學序皆指秦漢以下而言也
註記誦訓詁文辭之間○記誦文辭恐是如今治經及製述之類也訓詁則未詳何謂
專治訓詁而昧於大義故曰專門章句非以章句爲非也實譏其專門也○吳草廬亦以章句之學譏朱子可謂蚍蜉之撼大樹也
答沈明仲
程氏兩夫子出○周濂溪首繼絶學而中庸序文及此序中皆不及焉者何耶
濂溪雖繼絶學而無言及庸學之道雖略言中字之

意而亦甚寂寥矣

答鄭景由

顧其爲書止補其闕略

顧其爲書此書字似應起頭大學之書之書盖其意以爲大學之書雖經程子改正而猶頗放失也盖程子只改其次序而已則不當以程子之書目之也且放失二字不必判而分屬盖失字亦可用於次序之失其舊不獨第五章之亡失也采而輯之恐是采程子說而輯之於大學也如親作新身作心及以知本爲衍文之類也至補其闕略然後還應顧其爲書之其字盖皆謂大學也如此看未知如何

盖次其簡編發其歸趣云者改正之事也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下改正之效也其下即繼之曰顧其爲書猶頗放失云云豈非指改正書耶且經一章下註所謂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云者正與此條之意相爲發明程子所定者即改正大學也程子雖只改次序而已二程全書亦載改正大學則雖目之以程子之書恐無不可也且親作新身作心等已載於改正書中而朱子亦曰今因程子所定則自包於因之一字矣何待更爲采輯耶故愚以爲此條之意盖謂顧其程子所爲之書猶頗放錯亡失故采輯其放錯之簡別爲次序

又附己意而作補亡章也未知如何前承批誨固滯之見終未釋然敢此更禀

鄙意以爲大學之書猶頗放失故采取程子之說而輯之於大學且自補其闕略以爲完書也若以爲程子之書猶頗放失故還采程子之說而補輯云則不幾於以口吃口之云乎且其所謂補其闕略下小註曰傳之五章程子之書亦有傳之五章乎若以采而輯之爲采輯程子之書以補其闕略爲補大學之闕略則全不成文理矣

蓋改正之書雖固是大學顧其爲書直以爲改正書則改正爲主大學爲賓而其語偏其意短若曰

顧其大學之書雖經程子改正而猶頗放失云則大學爲主改正爲賓而其語全其意長而亦無害於承接古人所謂勝讀十年書者眞不誣矣但采而輯之一句先生必欲釋之以采取程子之說輯之於大學而以親作新身作心及以知本爲衍文之類擬之此則竊恐其不然也何也程子旣就大學中改正其衍文誤字及錯簡則如親作新等說固已輯在於大學矣朱子何必更爲采輯耶獨其所次簡編猶頗放失格致之傳失而不補是以采輯而更爲序次以己意補其闕傳云也且整錯簡補闕傳乃章句之大節故於此雙擧而言之矣第

於此別有可疑者大學一書當初在禮記中只是一段文字雖經兩程子改正而猶未知有經有傳也至朱夫子獨見古聖賢心於千載之下始分經傳又分傳爲十章而又整其錯亂補其闕略然後此書之義無復餘蘊則分經傳正章句亦是此書之大節目而於序文不及之者何耶

顧其爲書既無異同自幸所見之不悖若來教所謂程子既就大學中改正其衍文誤字及錯簡則如親作新等說固已輯在於大學矣朱子何必更爲采輯耶云者全未曉解而因己輯在於大學云者尤所未解也愚意以爲程子只就大學改正次序而編在於

集中朱子采其合於己意者輯之於章句之書云矣
此文理通暢義理正當不知高明何所病而疑之也
若如來教則所謂采輯云者采何物於何處而輯之
於何處也朱子之文痛快分明決不若是之含糊而
不分明鶻圇而無滋味也來教所謂整錯簡補闕傳
乃章句之大節目故於此雙擧而言之云者是矣整
錯簡實采程子之說故曰采而輯之所謂采云者有
所取舍之義也盖自天運循環至此采而輯之皆是
歸功於程子之意故其下將言補其闕略而特言間
亦竊附己意以自别程子之說其爲部伍段落不亦
井井分明乎經一章下亦曰今因程子所定者是亦

釆而輯之之意也別爲序次云者亦有所取舍之意也合前後說觀之則益知愚說之不爲無據矣朱先生每舉張子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之語以警學者幸高明於此留意焉來教所謂分經分傳是此書之大節目而序文不及何耶盖序是總論之文故於此不言而於經之終傳之始特言之此事例當如是也

答沈明仲

間亦竊附己意

此間字是間隙之意其意與中間同韻會訓間隙者兩出平去聲竊取程子之意者先生取程子格致之意而爲說也此則單指格致而言間亦竊附己意者

學一篇而言

子程子曰註朱子曰以觀其發越

兼指議論義理氣象而言

經一章

答沈明仲

明德者止應事者也○近聞士友間傳說則先生以爲得乎天釋德字虛靈不昧釋明字具衆理應萬事分釋德之體用此果無傳者之謬耶以愚觀之所論具衆理以下似爲精當而上兩句則不能無疑玆略陳之夫人之所得乎天者推言明德之所由得非以此直釋明德也至虛靈不昧方釋明

德之全體又以具衆理應萬事分釋體用若如傳
說則不但語意顚倒明與德判爲二物其可乎至
於玄石丈則以所得乎天謂性盖人之得乎天者
不過心性而明德卽心性之總名則言得乎天而
明德自在裏許矣然擧此訓德訓性則不無後學
之疑如何此非如句讀文義之比伏乞明示以破
蒙瞀幸甚

朱先生常說學者先識得字義然後因從此尋箇義
理夫德之爲言得也朱先生將說德字故先言得字
明是虛靈不昧之義將言明字故先言虛靈不昧其
精當縝密非常情所及也然非直以得字釋德字也

其得於天而有於己者謂之德云爾恐傳之者未詳
鄙意來諭以虛靈不昧爲明德之全體此則未然虛
靈不昧心也具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悉擧心性情
然後方謂之全體也和叔所謂所得乎天爲性者於
鄙意略有未安若單指性爲所得乎天則心與情獨
非得於天者乎

答鄭景由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止應萬事○明德盖就性
在心而光明發動處說捨心則無以明其所以然
捨性則無以明其所當然是以章句釋之曰人之
所得乎天便是說性而緣與心一故虛靈不昧光

明照澈此則所謂明德也具衆理應萬事特言心之統此性而運用之道理耳虛靈不昧四字在中間上一句言虛靈不昧之由下二句言虛靈不昧之道章句之精審如此矣曾以此意質于玄石則答曰所論益精近更勘定以爲單言明德之體則只虛靈不昧四字已足孟子所謂本心及仁義之心是也統言明德之義則自人之所得乎天至應萬事也皆必遍看張子所謂心統性情是也云未知如何

所以然所當然朱先生皆以理言今以所以然屬心甚誤雖爲下文不昧之由不昧之道之張本然亦甚

未安此以下大槩得之然統此性之統字改以具字運用之道理耳六字改作行此情者也則似勝矣又所謂所得乎天統言心性情三者也而今單言性然則心與情獨非得於天者耶又所謂上一句言虛靈不昧之由者是指所得乎天而言則與上所謂所得乎天便是説性云者自相矛盾矣

答沈明仲

小註主於一身止謂之明德○心與明德本非二物而分言者蓋心以統一身者言故善惡皆謂之心明德以心之光明眞實者言故純粹而無雜明德卽義理具足之本心耶

心是光明底物而兼統性情其實一而已然有分而言者有合而言者不必滯泥看也

答鄭景由

明德小註朱子曰心屬火〇五性是五行之理五行屬乎五臟則宜乎五臟各統一性而今以五性皆統乎心者何耶

天下萬物無不配屬於五行者謂五行之理賦於人而爲五性則可也因以謂凡配五行者皆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則大不可大凡配屬五行者或以氣或以形或以味或以臭今味之甘者皆屬於土遂以蜜爲具信之性可乎此等處切不可滯泥看也

人禀五行之氣而爲五臟矣五行之序木實包之則宜乎肝木統五臟而今以心統之者何耶夫人之於天同一理氣故理以配理氣以配氣無有參差曷嘗截然而爲二哉如或彼此各爲一義不相管攝則雖曰配屬實爲假名未知如何前承批誨猶未釋然敢此更禀

五行之分配五臟以氣而言也若夫五行之理則具於心心是虛明底物故也凡物莫不具五行肝肺脾腎雖亦有五行而是閉塞底物只是硬頑而已惟心是虛明底物故能具五者之理矣五行五臟之相配與五行之理具於一心自爲兩說不可牽合爲一節

節生病也

答金直卿 榦

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云云妄意此所謂理與氣合所以虛靈八字也似有病盖心是氣之精爽處故其爲物自然虛靈虛靈故知覺虛靈知覺故於心中所具之理無所蔽隔不是理與氣合然後方能虛靈也夫理者氣之根柢氣者理之器具有氣則理便寓在那氣中而二者本相離不得今使就此處而只曰理與氣合者是心云則可也曰理與氣合故虛靈云則不可何者凡天地之間人物之生莫

不受天地之氣以爲形稟天地之理以爲性此則人與物同也只以人則受氣之淸故其心虛靈而於是理無所蔽物則受氣之濁故其心閉塞而於是理無所通（此只以人物之大分而言）然則人心之所以虛靈者無他以其受氣之淸明故也若一如陳氏之說則凡草木禽獸之生亦皆理與氣合也其心之虛靈似當與人無間而禽獸何以偏塞草木何以全塞耶（禽獸受氣之濁而草木又受氣之尤濁者）由是觀之心者是氣也心之虛靈者是氣之淸也氣淸故能虛靈虛靈故能燭理非是理合了此心方得虛靈也且觀或問曰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云云所謂虛靈

洞徹者即心之本體也萬理咸備者即心中所具
之理也而陳氏又曰虛靈洞徹盖理與氣合有此
妙用耳非可專指氣如心蟪底人亦有氣存何故
昏迷顛錯無此虛靈洞徹耶此與上說同一爲病
夫理者無爲氣者有爲故氣如此則理亦如此是
以氣則清明純粹而性則昏亂汨濁者未之有也
氣則昏憒餒乏而性則炯然光明者亦未之有也
然則彼心蟪之人所以昏迷顛錯無此虛靈洞徹
者正由氣之昏迷顛錯而失此虛靈洞徹之本體
此皆氣之爲而非理之爲也氣昏故性亦昏豈心
蟪之人獨有氣而無理故有此昏迷顛錯耶今若

必謂理與氣合後方始虛靈洞徹而有此妙用云
則朱子於此只言方寸之間虛靈洞徹已爲足矣
何以旣曰虛靈洞徹又曰萬理咸備爲此混淪重
複之語耶如今且將自家去體察吾心一時間身
氣清爽則便惺惺一時怠惰了便昏昏此處亦可
見心之虛靈洞徹便是氣而彼昏迷顚錯者亦便
是氣也朱子嘗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又曰所覺
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也以此觀之陳氏之說
尤欠了當未知如何也
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陳氏此說栗谷嘗
病之盖其語意似若以爲先得天地之理而後又得

天地之氣也中庸首章註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蓋理與氣本是混淪無間之物故此氣流行而成人物之時理自然賦於物矣今陳氏不但先言理後言氣之爲未安其分開理氣有若有先後者然以此而病陳氏則可矣而若如來諭之說則恐似未備盖人得氣之正且通者而爲人故其形體背陰向陽端直平正而其爲心也最居一體之中中空通虛以其中空通虛故便具此衆理矣來諭所謂氣淸故能虛靈虛靈故能燭理太無次序曲折然則陳氏以虛靈爲理者侵過理之界分來示以氣淸故能虛靈云者遺却形之一邊一則失於蔓延一則病於輕忽此不可不

知也○虛故具此理而直以虛爲理此陳氏之病

答鄭景由

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此段栗沙兩先生皆深斥之其說詳於經書辨疑中矣然嘗考語類有問知覺是心之靈抑氣之爲耶朱子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云夫知覺雖與虛靈有體用之別而其理則决無異同鄭愚伏所謂北溪之說即朱子之說者眞得其旨而沙溪何以謂不深考也嘗仍是思之理比則燈火也氣比則膏脂也這燈火必與這膏脂相合然後生光焰這理必與這氣

相合然後生虛靈但理無形而火有形是則不同
耳其或膏脂穢濁則其光熖暗暗不能燭物亦如
禽獸得氣之偏塞是理爲其掩盖而不得虛靈也
如何

理與氣合李金兩先生所斥非以此一句而已其上
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此說甚不是盖
人物未生時理與氣本自混融而無間故氣聚成形
之時理自具於此形之中矣故中庸註曰氣以成形
理亦賦焉此豈非十分分明者耶今先言得天地之
理未知人未得天地之氣之時此理何處着落而可
以得之耶其下又曰得天地之氣則是先有此理懸

空獨立而此氣乃能經緯錯綜而成此形耶雖使變
其文曰得天地之氣又得天地之理猶爲有先後兩
畨之嫌況於理先而氣後乎退溪先生有理發氣隨
之說栗谷先生每以此爲正見之一累或無乃退溪
先生之見實由於此耶然則此所謂理與氣合者似
若理與氣各在一處及生人物之時方自彼此而合
於一處者然其與語類所謂氣聚成形理與氣合者
豈不大相懸絶乎語類之說即中庸註說之意而實
本於太極圖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
也來諭這理必與這氣相合然後生虛靈者甚誤如
改曰理與氣合而其虛靈者心也其虛靈中所具者

性也如此則庶或近之矣今來教則理與氣合然後生虛靈是以虛靈爲性也是何異於釋氏以作用爲性耶除是以太極圖中庸註反復叅考則陳氏說及李金兩先生之所論不待辨而可知其得失矣

黃氏曰虛靈不昧止德也○此段與朱子之旨不合而栗谷以爲義通無病而白圈之可疑

朱子於中庸論心而曰虛靈知覺於此變知覺爲不昧者正爲明德之明字張本也所得乎天之得字正爲德字張本也黃氏之說實得朱子本意雖無所緊切發明而實無差誤故栗谷仍舊存之耳

玉溪盧氏曰虛者心之寂○虛者瑩然虛明之謂

寂者寂然不動之謂虛則通乎動靜寂只管靜時
氣象然則文字雖似相近而意味氣象大煞不同
恐不可牽而合之如何
心若紛華波動則豈得爲虛乎蓋易曰無思也無爲
也寂然不動程子曰心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
也於心體言寂字不但盧氏而已
靈者心之感○經書辨疑栗谷先生曰靈者心之
知處雖未感物而靈固自若不可曰心之感矣蓋
栗谷疑盧氏欲分虛靈爲體用故非之矣然愚意
則竊以爲其所謂靈者心之感者非謂靈便是心
之感實以爲靈者心之所由感云爾何以知其然

也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雖歷擧心性情而言若以具衆理應萬事對虛靈言之則如盧氏說當曰惟虛故具衆理靈故應萬事盖虛靈心之體也惟其體虛故能具衆理惟其體靈故能應萬事譬如一箇硯滴惟其中虛故能貯得底水惟其有穴故能吐出底水其中虛與有穴豈不體乎盧氏深得其義而將說下二句以發明之故先設上二句以爲張本耳然則固已知虛靈之不可分體用何遽以靈直爲心之感耶栗谷之說似失其本意也如何

朱子明言虛靈自是心之本體而盧氏乃謂靈者心

之感旣曰感則是已發也是用也盖虛是能受底靈是能感底而盧氏直以靈爲感故栗谷非之何以曰栗谷失盧氏之本意也

答金直卿

玉溪盧氏曰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云云盖虛靈者是心之本體也未發只自虛靈旣發亦只自虛靈今盧氏以虛靈二字分屬寂感似涉破碎未知如何也

據中庸序則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盧氏以虛靈分屬寂感固未安而來諭以虛靈謂之旣發則尤未安矣

或人有單提心字而訓明德者余曰苟如子說者
朱子於章句何以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
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云耶或者曰夫
所謂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不是明德也只虛
靈不昧是明德而具衆理應萬事是明德中事也
曰此不然蓋天之所以賦於人者謂之命人之所
以受於天者謂之性感於物而動則其隨所感而
發見者謂之情盛貯此性運用此情而主於一身
者謂之心而心是氣之極精爽處故本體自然虛
靈其虛靈不昧炯然洞然者謂之明心該動靜統
性情故心之未發而性之純善旣發而情之中節

者謂之德先儒以未發爲心之體既發爲心之用中庸註以中爲性之德和爲情之德指虛靈不昧與純善中節者謂之明德今使釋明德者只言虛靈不昧而不言具衆理應萬事則不備只言具衆理應萬事而不言虛靈不昧則不是必須兼說而兩下然後方得故曰明德者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言痛快該備跌撲不破今只把虛靈不昧以爲明德而不言具衆理應萬事則是只言其明而不言其德未免落一邊去也其可乎哉且以章句之文勢脉絡觀之其先言明德者三字將以起下文之辭也次言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承上明德者三字而特

舉明德之體用而言也末又結之以者也二字言
如此者便是明德也此者也二字貫上明德者三
字說下來有力其意盖云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
應萬事者是明德也若如或者之說則釋者何必
爲此拖引不切之剩語以添於其下耶今以先儒
之說證之有人問明德是心是性者朱子以張子
心統性情之說答之曰此最精妙又曰虛靈不昧
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
動便是情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
德也具衆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
之大用已發者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

不差所謂明德也傳之首章釋明德而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朱子曰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又曰天之所以與我者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觀於此數說者未知所謂明德其但指心而言也耶夫考之章句之說旣如此證之諸儒之說又如此則彼或者之見吾未知從何而得之耳謹按周子通書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則所謂仁義禮智信者卽未發之性也愛宜理通守者卽旣發之情也旣說性情體用而以德之一字冠于其上統

而言之盖德者是兼此五者之體用而只是那善底五者體用之外別無討德處故朱子曰德者兼性情而言也今若舍此性情二者而只以心一邊爲明德則是所謂明德之外又別有性情體用之德也豈不爲錯之甚者耶大抵明德者卽心性情之總稱也此心未發之前其寂然不動而洞徹光明此心旣發之後其感而遂通而無少差謬者其名爲明德若只擧心一邊言之則只可謂之心不可名之曰明德甞觀栗谷先生亦曰合心性而總名之曰明德吾扵是益自信焉未知此說得否

來說甚是盖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自器

中瀉出者也只言虛靈而不言性情則是無水之空
器也只言性情而不言虛靈則是水無盛貯之處也
是三者缺一則終成義理不得豈得謂之明德乎蓋
或者之意以所謂虛靈不昧者爲釋明德之意故有
此說而不知所謂明德者是心性情之總名也

答李君輔

玉溪盧氏曰虛猶鑑之空明猶鑑之照○按虛靈
故明明卽虛靈也明字已含得虛靈之意故明卽
虛靈之總稱虛與明似不可分而對言盧氏以虛
屬鑑之空以明屬鑑之照未知其穩當也更思之
明猶鑑之明字似是靈字之誤何者盧氏此註所

以訓章句之虛靈也故其上句曰虛者心之寂靈
者心之感獨於此只舉虛字而遺却靈字豈其理
乎以此推之恐是靈字也

來示是愚見常如是世人只爲明明德之明字所亂
而不之察耳來示所謂明卽虛靈也者語勢恐未安
愚欲改云虛靈卽所以明也盖虛靈故明今直以明
爲虛靈則太無委折

答李同甫 喜朝

因其所發○昔年忘憂里時所聞說話歸家略有
所記曰心之所發未必皆是故曰因其所發今更
考本文意似不如此盖謂雖其拘蔽之極或有善

端之發見者因其所發之端遂明之云耳此必是
喜朝記錄之誤然試更稟
此指上文本體之明而言雖欲著他說不可得也
答朴景初
知止註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
朱先生嘗言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
要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修身中也有至善必要
到那盡處齊家中亦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又曰至
善只是恰好處據此則來諭所云正得先生之旨矣
不勝敬歎
答朴受汝 己巳六月

有定

事物有定理而吾心旣知其如此故志亦有定向也

答沈明仲

能靜○朱子曰緊要在能字

此中若無能字則所謂靜者非眞靜所謂安者非眞安必須眞得其靜眞得其安然後始可謂之能靜先生之意似出於此下能慮同

註安謂所處而安○此雖就身上說不及於行事

故屬之知耶

此不但安雖至於慮亦當屬知須至於得然後方始屬行也

答李同甫

註處事精詳○此處字先生嘗疑其爲慮字之誤然區區竊謂處字固未若慮字之襯然以處分之義看則亦自無害如何

處字亦商量財度之義不必爲慮字然後義明也當時云云恐是假說之意

答金直卿

古之欲明明德小註雲峰胡氏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爲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爲意也或者以胡說爲非而有有情而後有意之語云云愚觀胡說固不是而或者之說亦不是也

蓋性是心之理也情是心之動也意是心之計較也(於一念才動處便有計較也)心是性情意之主也此四者雖有性情心意之分說而只是就那混淪全體上各指其所主而言故其命名殊而意味別耳不是判然分離而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是一箇地頭意是一箇地頭也故心發性發雖有二名然心之體謂之性心之用謂之情則心性之發果有二耶爲情爲意雖有分言然心之纔動謂之情纔動而便有計較底謂之意則情意之用果有分耶性之發謂之情雖謂之性發非無心也心之發謂之意雖謂之心發非無性也心與性發則俱發

情與意有則俱有此豈可分彼此先後而言哉今
若以因其所發而遂明者爲性發而不言心以實
其心之所發者爲心發而不言性則是心與性判
爲兩物而情與意分爲二岐此則胡氏之說恐未
免有病也今若以情爲先意而存而離意獨立以
意爲後情而生而與情不管則是情自爲情而先
在這一邊意自爲意而後在那一邊此則或者之
說所以爲錯也嘗觀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辭
讓之心禮之端則所謂惻隱辭讓是情仁與禮是
性而中間下得一心字以統性情程子以寂然不
動謂性感而遂通謂情而先儒以寂然不動爲心

之體感而遂通爲心之用邵子心易圖合心性二字而爲㤠然則心性情之非二物而不可離明矣嘗觀朱子以喜怒哀樂之已發爲心之用而又以意爲心之發退陶天命圖於心之動處合情意二字而爲讟然則心情意之非二歧而無先後著矣以邵子所謂㤠退溪所謂讟觀之則可見心性無二發而情意無先後矣苟如胡氏之說則心性有二體而各異發也苟如或者之說則情意有先後而各異用也二體而異發也則是心在此而發爲意性在彼而發爲情也必無是理矣先後而異用也則是意之上面已先有情而情之下面方始有意又豈有此理哉或者又曰情先有

而無不善意後有而便有善不善故古人不曰誠情而曰誠意云云愚謂此亦有所不然者竊嘗思之心能統性而性不能統心意能運情而情不能運意故性無所作爲而心則有所作爲焉意可以僞爲而情則不可以僞爲焉此古昔聖賢所以不曰正性而曰正心不曰誠情而曰誠意者也且情是理乘氣而發出恁地底意是緣是情而主張要恁地底理乘氣而發出恁地故情有不掩於氣而直出者有掩於氣而横出者緣是情而主張恁地故意主於善則善主於惡則惡今欲於發出恁地處便要審察其幾而不使至於横出則必自其主

張恁地處用力而致其誠實無僞之功方始有得
而不陷於惡故曰誠意而不曰誠情豈以情先有
而無不善意後有而有善惡故云爾哉或者曰然
則孟子何以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云耶曰此
又不然孟子只是就七情中剔出其善一邊單舉
而言之以示當日之學者故有此說耳其旨與此
自有不同者大抵性情心意有以各有所主而言
者有以混合無間而言者以各有所主者而言則
性是渾然在內之理而情是隨感發外底物故主
情而說便屬乎性心能知覺運用而意是經營計
較底物故主意而說便屬乎心然以混合無間者

言則性是合下心之體而情意俱是心之用也故
雖主性發而言而心未嘗不在其中雖主心發而
言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爲此其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胡氏之謂以異發恐己不可況以先後分言又
如或者之說哉
來說大槩得之而時有出入處或人之言亦不至全
非正須更加沈潛涵養之功以俟其融會貫通可也
大抵性是無作爲底物心是運用底物情是不知不
覺闖然出來不由人商量底物意是計較謀爲底物
故胡氏以情屬性以意屬心此則不爲不是而但其
下所謂性發爲情其初無有不善云者爲未是盖情

雖發於性而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何得謂情無不善也且其所謂當加明之之功者又非朱子之本意朱子之意則以爲明德雖昏而實體之明則未息故因其善情之發而遂明其明德以復乎其初爾非謂其只明其情而又非謂只明之而不復乎其初也來諭發明大槩皆是而但以心性情意爲不可分彼此先後者甚未安心性雖可謂之一物然心自是氣性自是理安得謂之無彼此情是發於性而意是緣情而計較者安得謂之無先後哉高論略有樂渾全而惡分析之病此不可不察也大抵所謂情者是喜怒哀樂愛惡欲也必須先有此物然後商量此物者

謂之意意之商量雖千塗萬轍實不出乎此七者矣知此則情意之不能無先後可知矣

前禀心性情意之說非以爲四者元是儱侗一物略無界限分別也只謂心纔動則性亦一時隨動而無彼發此發之異情纔發則意已商量計較而無先生後生之分云爾此則當初先入之見其說已自差了而近來一節因此轉差乃爲心性之發既無彼此則情意之用豈有先後之說此則雖旋卽覺悟已爲改之而後生蒙學識見如此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甚可懼也然其所謂心性無彼發此發之異者今又反復思惟似是不爲大病夫理與

氣雖不相挾雜各有分别而二者本妙合無間相離不得則是安有彼發此發之理也盖曾於劄記中妄釋情意二字曰情是性之感物發見底意是緣情計較底又曰愛惡是情能愛愛惡惡是意又曰情是可以善可以惡底意則於可以善可以惡處便有計較底又曰情是可以善可以惡底物事至意方始有善有惡或者以爲此說却不是遂自爲一說引胡氏心發爲意性發爲情及其初無有不善便有善不善等語而其所引中又以心發爲意性發爲情一欵爲不是以爲心性有異發之病以其初無有不善便有善不善一欵爲是而以爲情意有善惡之分乃

曰情生於意先故無不善意生於情後故有善惡

云云（或者主意只在此處）前所論辨者其意盖欲發明他此

說而却緣意見未到下語之際多有顚錯今因批

敎更考前說則於胡氏心發性發一欵之大旨似

不甚相悖而第不審胡氏之本意妄有所論（愚亦疑胡

說有心性異發之病故前說云云）追思瞿然罪歎奈何（或者亦已覺前見之

誤而改之云）至於其初無有不善云者先生旣以胡說

爲非是則或者之言不待挨着已成粉碎矣（或者亦以

前見爲誤云）其中所謂情先意後之說卽一依批敎而

己改之然而此有難之者曰周子以情爲幾（通書曰幾

善惡）朱子以意爲幾（大學註曰以審其幾）夫幾者是欲動未動

之間則情與意雖有計較與不能計較之異而却
似俱爲心之纔動處也又曰傳之六章章句以審
其幾之下小註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
之間也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
更怎生奈何得新安陳氏亦以是爲念頭初萌動
善惡誠僞所分之幾微處今若把意置欲動未動
之間而爲念頭初萌處則其欲動未動與念頭初
萌之前即寂然不動之時也其前似無情先發出
之理凡此數段皆可疑也云云近觀朱子曰意緣
有情而後用栗谷先生曰情是感物初動底意是
緣情計較底又曰心之初動者爲情緣是情而商

量者爲意批教亦曰情是喜怒哀樂愛惡欲也必須先有此物然後商量此物者謂之意此等說不啻明白痛快而第以此就彼略有枝梧不合者則惟此一節尚不能無一毫可疑者然妄意周子所謂幾者以爲情是可以善可以惡底直出則善傍出則惡此卽善惡所由分之幾也故周子於情以幾言之朱子所謂幾者以爲意是於可以善可以惡處便有主張底物故主善則便善主惡則便惡此則爲善爲惡所由分之幾也故朱子於意亦以幾言之字雖同而意實不同爾不然則無乃以爲意本緣情而後用者凡言意則情之包在其中可

知而今此誠意之意亦兼情而言故朱子於此總言幾字也歟雖然此皆出於臆料而匪有考據者玆敢不避僭越更此仰禀伏望於此處更賜一轉語以破愚迷之惑幸甚且或者今又以情意爲一物而曰性之發亦可謂之意心之發亦可謂之情又曰情便是意意便是情此說亦似有弊何者蓋性是無作爲底物心是運用底物情是不知不覺闖然出來底物意是計較謀爲底物也故就其中以其意味之相近者而分屬之情便屬性意便屬心其條理脈絡有不可紊者是以朱子亦曰情是性之發意是心之發則其不可泛然混稱曰性發

亦可謂之意心發亦可謂之情者明矣而況情意二者名目旣異意味又別而隨其所主逈然不同則亦豈可混淪作一物看而曰情便是意意便是情也朱子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夫人與舟車雖缺一不得然二者自有分別今曰人便是舟車舟車便是人是不成說話不成文理矣大抵心性情意四者合而言之皆統於心分而言之四者各有分別以分屬者言之情屬性意屬心而若只就情意言之意又屬情隨事異用各有所指不可強爲牽合打作一物而曰此亦彼彼亦此云爾盖此以上數條皆是與或者論辨之說雖文

稗意滋不能詳悉而要其大略不出於此近見批
教庶幾歸一而惟此末端一條尚有不合者並乞
特賜鐫誨

來示自周子以情爲幾止幾字也歟○此說固善矣
然亦不須如此費力只情之發動而善惡於是乎分
者謂之幾意之經營而是非於是乎異者亦謂之幾
不可以幾字之同而以情與意合而爲一也盖幾是
彼此交分之名故其從木者爲弩子所由發之幾又
有治亂之幾又有勝敗之幾此等處各隨所指而看
可也

自今又以情意爲一物止彼亦此云爾○性之發亦

可謂之意乍看似可疑而意之善者不從性發則從
何而有此善乎故曰無性外之物此等處須活看可
也若夫心之發亦可謂之情則尤恐無害盖心統性
情此所謂情雖發於性而性自是心中所具者故謂
情爲性之發可也謂之心之發亦可也比之心器也
性器中之水也情是此水之瀉出者也此水之瀉出
卽此器之傾瀉也故謂之水之瀉出可也謂之器之
瀉出亦可也故朱先生嘗以性發心發分爲情意而
又嘗曰心所發爲情（見語類第五卷）此等處雖不可不細分
亦不可不活看故朱先生嘗以執著偏見爲讀書之
病此不可不知也

答金仲固 貳

明德統三爲一以一統二
於三者捨其一則不得爲明德矣此乃統三爲一之義也然章句於不昧下下一以字則是略有賓主之分焉是乃並行而不悖者也何必以此費力分疏乎然必欲細分則虛靈不昧指明字具衆理應萬事指德字蓋以此心之明得此理之實然後可謂之明德也

心發爲意性發爲情
此亦不必太費力分疏只是人心有覺道體性無爲性是無爲底物而情亦闖然發出不由人爲故曰性

發爲情心是知覺運動底物而意是經營商量者故曰心發爲意盖自有脉絡條理之分矣其實情亦心之所發故朱子又曰情者心之所動是二者皆心之用則雖謂之一物亦可也而然必先有情而後所謂意者將此情主張營爲則分明有先後之異矣故李夢先問情意之别朱子曰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又曰因有是情而後用其意何可泛稱爲一物乎大抵心統性情則以情爲發於心亦可也意之善者實原於性則雖以意爲發於性亦可也惟當於其同處辨其異異處論其同可也

自蒙袂輯屨以下云云

蒙袂輯屨之初便有惻隱之情而有救活之意俄而愛惜財用之意從傍而起竟不遂其惻隱之情者或有之矣此情與意分明不同處也且朱子旣以情爲舟車以意爲人使舟車今來喩則以舟車上自有可浮可行之理而人不得與焉者如此則舟車自浮自行可矣何必待人之使之也此等處恐思之太深約之太精而然也又舟自有可浮之理而如澆行之於陸煬行之於黍則此亦可謂舟有浮之之理而不待人乎○此可與見蒙袂輯屨而愛惜財用者參看

情意是一物不知何者乘而何者載乎

此則專以善情善意而言故以爲非二物矣然見其

情之發出之後意便將此情而主張商量則情是意中所載之物也又何疑乎○退溪圖意不過以爲性是心中所具之理故亦置情於意以見性之所發者亦持載於心之所發者而已恐不必太求深意也

答李君輔

致知章向日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按推吾之知識此知字就吾之已知者而言卽補亡章所謂因其已知之知也所知無不盡此知字就知之所推廣者而言之卽補亡章所謂知至之知也然此兩箇知只以其已知與益知之別矣然則推吾知之知字卽盡所知之端緒盡所知之

知字即推吾知之推廣者歟來說得之然來示所引補亡章已知之知此知字其意云何補亡章小註已知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愚每謂此註未安也此所謂已知者盖因格物而已知之知也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即知覺之知也兩知字自不同盖以此知覺之知而知事物之理既有所知然後因此已知之知而益窮之也來說雖甚分明而却於此未甚說破敢以爲稟

答沈明仲

小註雲峰胡氏曰具者其體之立 止 體立

胡氏說自序首註說已以妙衆理宰萬物爲兼體用

而曰竊取朱子之意彼豈錯認朱子之意耶無乃吾儕見未到而然耶更詳之

答趙復亨根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旣去格物又却致知正如磨鏡者掃去塵垢是所以磨鏡非有別樣事也來示所謂格物工夫雖在於掃去物欲等語全失鄙書本意矣其下所論物格知至之說又未明白若曰物格者垢去之謂也知至者鏡明之謂也云爾則義意明暢耳未知如何

致知格物本是一事故曰致知在格物此以工夫而言也至論功效則必須物之理各詣其極然後吾心

之知亦隨而無不至矣其立言之義不得不如是也譬如鏡掃去塵垢是明鏡之事不是旣掃塵垢而又別有明之之方也此致知在格物之說也然必須塵垢盡去然後此鏡之體盡明此物格而後知至之說也然則所謂物格而後知至者所重全在格至二字矣尋常如此理會未知是否如或未然還以見教如何

答李幼能端相

格物之說非鄙說也只栗谷洞見朱夫子指意此偶然窺斑於栗老之說耳然逢人說此無不聽瑩而惟吾友相符而不逆甚幸妄見之不謬也

格物說不須多言只於朱子所謂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語看透無疑則諸說之得失自可知而惟退溪所謂理是活物之云終未解破極令人悱憤耳如書非活物而亦隨人看讀有盡未盡豈可謂其至於盡者以其有生活運動之故耶愚見如此幸精思而更教之也退溪之意必有所在也

答朴和叔

物格說來示似得盖所謂物者雖非活物亦何害於詣其極乎如人行路而路之盡處則曰路已盡矣路豈是活物而然耶朱子所謂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者恐當如是也退溪之說終不得分明曉解恐是

自家茅塞未開而然故曾以仰稟矣今承來示自幸
前見之不至甚悖深慰深慰

答李同甫

物格之義先人所爲說先生旣許以大好第物理
之極處吐先人欲以伊辭讀而先生則欲以厓辭
讀此果如何妄見極處上下吐厓辭似皆不若伊
辭之順也

嘗於文元先生座下伏聞栗谷先生以爲若知物理
到於極處之意則或厓或伊俱無不可也然厓讀於
處字爲順而於之字逕庭伊讀於之字爲順而於處
字逕庭之字若作於字看則厓讀極順而之於二字

之義本不相近亦不可如此矣常與朋友說此對主伊者曰此極處伊將到何處云爾則語窮又對主厓者曰此極處厓何物來到云爾則亦語窮故鄙意則兩無所主而略以厓讀爲勝者蓋以之字虛處字實與其主虛字而爲伊無寧主實字而爲厓也未知如何

第三條物理之極處上下吐或厓或伊固皆無所不可而先生所謂之字虛處字實與其主虛字而爲伊無寧主實字而爲厓云云誠亦然矣妄見竊謂厓讀之於之字伊讀之於處字雖皆逕庭然伊讀之逕庭則猶似少勝於厓讀故前書所稟欲於

上下兩極處之吐皆作伊讀也未知果如何否耳
俚讀二者皆通何必太爲拘泥以費精力乎嘗聞溪
上老先生之言則栗谷先生以爲旣知無不到者主
物理而言則俚讀二者不須爭也

答金直卿仲固

格物物格四字

來教所謂以窮其理至於極處而無一物之不到也
〇無字上添使字到字下添其極二字則尤爲明備
矣

來教所謂各詣其極而無一理之不盡也〇旣曰各
詣又曰無一理語勢重複混淪下句改以更無去處

則如何退溪初年所論使後學見之未能曉解愈看愈有疑至於晩年幡然自以爲前見不是然所謂晩年所改之說愈有可疑其大意盖曰理不是死物故能詣其極詳此語意則似若以爲理是活物故能隨人所格而自此至彼也此九後學之所惑盖經之本意則以爲理自有精粗本末人能格之而至於極處則此理更無可格之餘地云爾朱子於大學或問及語類論之詳矣栗谷之說一主於此故明白痛快無可疑矣

答金仲固

物格之說明白精切更無餘蘊甚可敬服但所謂各

各十分圓足無少欠缺者似有乘快立說之病如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僅得其一路而已豈可謂十分圓足乎於其未能圓足者吾能格之而其未能圓足者更無餘地則亦可謂此物之理已至盡處矣豈必於未圓足處盡其圓足然後乃謂格物而物格耶

來喻所謂格物愈多用力既久窮之至於十分盡頭此條次序略有未安者夫十分盡頭以一物之理而言格物愈多總萬物而爲言也雖程子亦有如此說者(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然終未若朱子先言各到其極而後言脫然貫通之爲語順而理明也未知如何

愚少從文元公金先生得聞栗谷之論以爲此老見

解超出諸儒之上矣其後就經文及章句或問以文求意則經文已自明白而章句或問之意益易曉解矣特諸家不求乎此而紛紜立說以亂正意耳然則栗谷之見非自超出也只依文見解而已章句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其一之字已自分明不待他說而可知矣或問曰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則其一其字之分明誠如來諭之云矣合二說而觀之雖粗解文理者亦不至於誤解矣何故紛糾異同至於如此耶惟退溪李先生一生沈潛於性理之窟於此講論尤極純熟而每以人格人到爲說及其晩年幡然以前見爲非始以物自到爲說則其用力誠篤

不知不措之意可見矣然其所謂物自到者其意恐有異於朱子之說者朱子之意則以爲凡理之爲物無情意無造作其所謂無不到者非自此至彼而詣其極也只是人之格之也至此盡處則此物之理更無可格之餘地云也退溪之說則不然旣曰理之體雖無情意造作而其用之妙則發見而無不到也又曰此理至神之用也又曰向也不知妙用之能顯行殆若認以爲死物云云其意蓋以爲理之用是活物故能隨人心而自此至彼云爾然則其所謂物到云者與朱子語雖同而其意則逈然不同矣夫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自是不可易之道理豈有其體則無

情意造作而其用則有情意造作也夫所謂發見顯行云者蓋謂此理乘氣流行而以為用如朱子論鳶飛魚躍之義而已（見語類中庸十二章夔錄）非謂此理其體則無情意造作而至於用則有情意造作自能到其極處也（此理之無情意造作無間於體與用也）且其所謂理之用既不外乎人心故可到極處云則當其格物也以此心窮此不外之理乎抑以其心與其不外之理而窮其在物之理乎若曰以此心窮其不外之理云則以心窮心無異於以口吃口若曰以其不外之理而窮其在物之理則以理窮理亦不成說話矣朱子所謂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云者統言

其渾然一致無內外精粗之間也如父子君臣物也而孝敬之理在心云爾故嘗論物我一理合內外之道曰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便是合內外之道也然則其所謂用不外心者非所以論格物物格之義也且退溪之意若曰以此理之用窮在物之理則此理之用又誰窮之耶若曰只窮在物之理則是於此物之理得其體而失其用矣非所以窮盡其精粗內外之義也此等論議實皆後學之所冥迷者然以退溪學問之精必無差誤之理必是蒙學愚魯不能見得其本意而然故願聞吾友之所見耳

愚嘗與李友幼能論物格之說以爲物譬如路格譬如人行此路夫路自人家門庭至於東海者如物之理自有始終本末也人行此路而至於東海者如人窮此物之理而究其終也自人行此路而言則曰格物自路到東海無復可行處而言則曰物格夫路自是元來本有底物豈於今日始乃運動而至海哉此稍精實也未知如何又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有終始以格物看物有本末以物格看則大段簡易矣○以明德新民相對則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以明德而言則格物修身相對爲本末以新民而言則齊家平天下相對爲本末於此又細分之則格物自有

本末誠意亦有本末正心修身亦各自有本末齊治平亦各自有本末自本而至於末則便是物盡處而事亦終也又自末而反求則本又是極處矣如是推窮則玲瓏穿穴無徃而不相値矣

章句或問中只有曰到曰詣者而無自到自詣之說其下語之精密如是矣來諭所謂不是運動遷就自此至彼之云者則可謂十分精當而猶有自到云者是猶未免於運用行到之意此雖語病之小者而亦恐未盡善也

答李汝九

物格說大槩得之所謂物理本具吾心非人格之而

後始有者信矣其下曰吾之知明則理有所詣其極
此則便是倒說盖格物而物格然後吾之知乃明矣
若如來說則是知至然後物格也不亦倒乎來書所
謂物格者非物自格而被人格之者是矣盖物之理
雖本具吾心然非生知之聖而無格之之功則物何
自而詣其極乎物詣其極然後吾之心亦隨之而豁
然貫通矣朱子於補亡章備言之矣退溪答奇高峰
最後一書論物格者甚詳此退溪自謂覺其前非之
說也然愚則猶有所疑焉幸左右詳玩而見示也欲
知鄙所疑之妄與不妄耳物理本具吾心何待格之
而後明者昔人亦有此疑耳栗谷先生嘗曉之曰如

冊在床衣在架此物理本具吾心之此也然夜中不得見其在斯某在彼矣此未格前之比也及其燭至然後知冊之在床衣之在架也此則已格後之比也此說精確而易見矣幸以此詳玩如何

退溪答奇高峰說所謂方其言格物也則固是言我窮至物理之極處及其言物格也則豈不可謂物理之極處隨吾所窮而無不到乎此一循朱子之意而立言者也未見其可疑也惟其所謂不知妙用之能顯行殆若認理爲死物云云者此退溪最後改其前見之說而亦不無後人之所疑者盖若以理爲活物而自至極處者然苟如此言則孔子何以曰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而朱子亦何以曰人心有覺道體無爲也然此等精微處自可徐究衆說而會通焉不必如此汲汲歸一也曾見金直卿兄弟所說甚精試求見之如何

妙用顯行雖是理然却是氣載得此理流行若謂格物時此理生活自此至彼如人之行步云爾則大不可盖理是無情意無造作底物事故張子曰性不知檢其心此言最盡只其在物者有限故人窮之而至其盡處則此物之理已盡而更無餘地故曰物格今日除却千言萬語只看章句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或問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兩句則曉

然無所疑矣退溪常以爲物格者人格之而至於其
極也末年大悟其非以爲物格者只是物理到其極
處也此正得其本文之意而又以爲理非死物故能
自此至彼云則又失之遠矣豈所謂毫釐之差者耶
盖物理如冊子人之窮理如人看冊子人看此冊子
自始至末則是雖在人看盡而自冊言之則曰冊盡
豈曰此冊是活物故自始而行至於其終也栗谷以
此極言於文元老先生故先生數學者極其詳備矣
退溪答李平叔第三書謂氣之在人者謂之氣質之
性故理之在人者可名之曰天地之性此一句反復
十數終未曉解高明必有已見得幸望詳細指教切

祝切祝

答或人

此兩條實聖學最初下手處而朱先生以後論議之歧貳尚如此甚矣義理之難明也朱先生旣曰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所謂詣其極之極卽物理之極也何處有到吾心曲之意乎且曰理之體具在物上固不得來到於我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一人之心若窮此理則盡到我胸中夫章句旣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何處見得其用獨到而其體不到之意乎且於心胸之間體用有不周則其偏枯而虧缺也甚矣况有其末而遺其本得其小而失其大則

其於聖學之大原全德何如也且夫體用未嘗相離也今曰體在於物而用到於心則是此二者各在一處相背相望而不相爲道也而可乎嗚呼朱先生一生用力專在大學而於物格之章尤致其意丁寧反復無復餘蘊而後賢如退溪之沉潛縝密乃於此所見如此誠有所不敢知者惜乎不得供灑掃之役於其門而請其說也

又按退溪於物格常以己格看見文集十八卷晩以奇高峰說攺以理到看則始合於朱先生之意然其中猶有所不合者以爲理之用非死物故能自到此則大異於朱先生之意矣理之體既無情意造作則其用安

得獨有情意造作而能自到乎然故己格爲理到則其於朱先生之意思過半矣私心常以爲幸以爲前日多岐之說從此庶幾漸息矣今觀此條則所謂理到云者乃謂到於吾心而反謂高峰未知此義云云則又使人憮然自失矣又記少時與同春兄同在溪門先師親誦栗谷物格之說心神脫然見於顏色先師曰此非栗谷之說乃朱子之說也朱子之說自甚明白而自退溪以下看得鹵莽耳至於愚伏則有請客而客來之喩甚可笑也其後同春往見愚伏而歸余曰更論客來之說否曰然守之甚固牢不可破矣今見此條則愚伏之說本之退溪愚伏尊信退溪極

其誠篤宜其不信他說也其後與同春復論退溪之說而曰終有所不敢知者同春曰吾輩眇然後生不可輕議前賢也余曰此亦有事同而其實有邪正之辨者若如鑴之自是己見而淩蔑前賢者邪也心有所疑而質其是非以去其惑者正也同春曰他賢之言如此或可也至於退溪則粹然一出於正矣權思誠誦其先人晚悔公之說曰物格之說惟栗谷洞見朱子之意退溪終始可疑云云

又按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一句實退溪晚年覺悟之關捩也然用實在心之意與朱先生之說自不同朱先生之意則以爲物理之用元在一心之中退溪

之說則以爲必待人格之然後來到也豈非大相異乎且所謂理在物而用在心者正所謂合內外之道者也朱先生嘗曰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如草木禽獸皆有春生秋殺好生惡殺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胎不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道也又曰物皆有此理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據此則所謂用在於心云者盖謂所以處物之道在心也非謂物理分體用體在於彼而用在於此也若曰物

理之用在於吾心云爾則夫蛇蝎以螫人爲用呴吻以毒人爲用如以爲螫人毒人之用在於吾心則吾心不亦可畏之甚乎退溪之意必不如是而愚蒙之見終不能釋然故欲質於諸君子爾

格物物格二格字似不可以二義看輯要所謂窮字意至字意者似是以工夫功效之異而言之非謂格物之格字可合窮字意看也第看章句於格物之格只以至字爲訓則可知矣竊謂兩格字旣不可以二義看則所謂格物者只是人窮之而使物至於極處之意也如是看則兩格字只是一義也未知如何退溪所論終有所不能解知者試詳說以示至仰

答朴士元 光一

格物而至於物之物此亦尋常疑之或作極字看或疑物下脫之極二字然二程全書及近思録註及朱子大全皆作至於物何敢輕加論議哉竊疑此一句主意專在至字夫萬物萬事不至於極則不可謂之至矣然則至字自含極字意不待更添極字而意已自足矣如此看未知如何或疑物下則字當以法則之則釋之觀朱子釋此句之文所謂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云云則可見矣程子又嘗曰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語意亦與之相合云此語如何並望消詳因便見敎幸甚〇來書以兩物字重疊爲疑此則

不然以朱子所論之語觀之則其曰卽是物而求之而不至乎物之極理有未窮而知亦不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云云者其所重專在至字而其物字則特措語間帶過者也

答朴受汝

格物物格○退溪先生反覆講論至於晩年自言始悟前見之誤而其所謂自悟者亦不應於朱子本旨矣沙溪先生嘗言鄭愚伏經學精明而於此亦未免錯看也可見看理之難而說理尤難也今來說恰得朱子本旨甚不易得然須知此理本無情意作爲所謂到者只隨人所格而有盡未盡之名非如生物遷

行自此到彼之意然後始無餘蘊也生物死物乃退溪晩年之說也

答朴士述 光後

物格之說朱先生論之極其詳悉後人只有虛心熟讀而已夫心者主乎吾身者也理者散在事物者也以此心窮此理雖若有彼此之別然不以此心窮之則理何由自明乎况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則何可謂不相涉乎此或說之誤也心亦物也心之理何可不窮然只窮此心之理而衆理皆通正所謂雖顔子亦未至此者也此則高明之見有所不可曉者也惟中間或人一說最爲明白其曰理與知俱詣其極

云者正經文所謂物格而後知至之說也正朱子所謂卽夫事物推而究之各到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者也大抵此事比之看書則書卽物也目卽心也如看中庸看自天命之性至于無聲無臭至矣則是中庸盡而目之見亦止矣當此時謂之中庸盡乎人之目盡乎然苟非以目看此則此中庸者何由而至於盡乎然則其所謂物自詣其極而與心不相涉云者其得失可知也李文純公初以己格己到看者固誤矣然自謂既覺其誤之後以爲理不是死物而至神故能隨吾所窮而無不到云云則是恐有異於朱子之本旨矣夫理無論體用自

是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之物何嘗生活運動隨人而自到其極耶且理雖是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之物而其本末精粗表裏則自有之矣人之窮之也從末而極於本則此理已盡而更無餘地矣此所謂物理到於極處者也此物元自有本末豈由人格之而後能自末至於本耶（精粗表裏亦然）文純之言必不如此之疎必是後學不能明知其立言之意而錯看之致幸望高明精加商量以牖愚迷千萬之幸

答沈明仲

格至也○栗谷曰格字有窮至兩意格物之格窮字意多物格之格只是至字意

古人用字各就所安如致知二字若於下文曰知致則文勢義理皆不當必改曰知至然後明白穩當今窮至二字亦然盖格物主人而言物格主物而言若於物便下窮至字則物豈有自窮至之理乎高明幸於此處猛著精彩此是大學最初工夫而自朱子栗谷之外未見有說得十分者常竊慨然耳

答李君輔

退溪先生答高峰先生物格說曰其用雖不外乎人心其所以爲用之妙實是理之發見者隨人心所至而無所不到無所不盡又曰無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體也其隨遇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

至神之用也退溪此說未知何如高峰之答退溪
書曰無爲之體至神之用等語闡發幽隱尤極精
密但細看其間恐有不自在之累云云高峰此言
雖寂寥一句語見其自在字則實得或問理詣其
極之意此似精的嘗以是爲正耶
退溪所謂隨遇發見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愚
僭以爲此說未安旣曰理則無論體用而皆是無情
意造作之物也豈有如人心之有知覺而流轉運用
自此到彼也朱子所謂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者蓋
謂人窮此物之理而至於極處則此物之理更無餘
地之可窮者云爾如人行路行之至而路窮云爾此

路豈是從人舉足之地而隨人行步以至於止足之處乎退溪一生論格物之說者只是知至之意而晩年因高峯往復自謂大覺其前見之誤然其論所謂無不到者又如此其未安經義之難明乃至於此乎行路之說請有以終之城中路自東門至南門橫亘十里者路之體也人物行之者路之用也人物雖往來不絶而路豈有隨人往來而自此至彼之理乎曾與幼能和叔論此得蒙二友印可耳

答李季周

自知至交誠意○此出語類以工夫功效叅錯言之恐是記者之誤然本文如此難可改定雖從舊文改

作意誠而又與下文修身齊家相妨恐當仍舊也紙外書誠意舊本作意誠如何

答金起之

意不誠是好善惡惡之心不誠故謂之私過至於正心地位則雖無私欲惡念而其乍往乍來閑思浮念亦害於心然非私欲惡念之比故謂之公過所謂心之所以不得其正亦由於邪惡之念勃勃而動其心云者此盖問者之意以爲意發於心意當聽命於心而今曰意誠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管束乎心其序似倒云云故先生所答之意以爲意未誠而邪惡之念勃勃而興則足以反動其心云爾如此則意雖出於

心而反以動其心也非謂意旣誠後復有邪惡之念動其心也更看語類本文則曉然矣又先生以正心屬戒懼誠意屬愼獨者尤爲分曉觀於中庸章句於戒懼云存天理於愼獨云遏人欲則可知矣

意誠之後此心猶不能免乍徃乍來若存若亡之病此雖與私欲惡念有間而亦歸於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之患矣故必須密察此心之存否而敬以直之然後可免乎此患故章句引用敬直字可謂深切著明矣

答朴受汝 己巳六月

知至而后意誠小註玉溪盧氏曰意得所止

章句本義以意誠爲得所止而盧氏則以爲誠故意得所止求其歸則同而盧氏之說微有語病

皆以修身爲本小註黃勉齋說

勉齋之說非所以釋章句泛言以修身之道齊家而又自齊家之道推之於治平恐無所妨也但修身之道當以格致爲先而今乃遺却此爲未安耳

答沈明仲

章下註深淺始終○深淺始終或以爲通十章求之或以爲各就一章之內求之愚以爲二說兩存其意始備盖自格物至平天下事業愈廣地位愈高自爲淺深始終然傳文每一章自淺而言深自

始而至終莫不有條理故也如何
來說得之